黃湛森：菲律賓音樂人
——雙城音樂傳承

「上海人到來後，香港開始在粵劇歌壇以外，出現了夜總會，最初是在北角區的麗池夜總會。當時的樂隊領班是 Teresa Carpio 杜麗莎小姐的祖父 Fred Carpio senior。Lobing Samson 則另外在花都夜總會演奏。那時候全部夜總會，高級的，都是菲律賓樂隊。只有低級夜總會，近乎舞廳那種，才有中國人。」

黃湛森，2004年5月7日，「菲律賓音樂人對香港流行音樂的影響」(研討會)，香港：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。

* * * * * *

我從十多歲開始，已經以口琴演奏者身份，參與很多香港流行音樂錄音工作。而當中一起參與的近乎全部都是菲律賓人，除了作曲家是中國人，所有演奏、編樂的近乎全部都是菲律賓人。

我覺得如果研究香港流行音樂，應該肯定他們的貢獻。

香港流行音樂，其實與中國流行音樂，有一脈相承的歷史因素；香港的流行音樂，其實很大情況下，是喝中國流行音樂的奶水長大。除了大部份作曲家、作詞人是在當時上海寫中國國語時代曲以外，另外一個令它們一脈相承的原因，就是其中一些演奏人，都是從上海來到香港的菲律賓音樂人，這在歷史和人方面都可以追溯得到。

香港的流行音樂，如果說它有父母的話，一個是歐西流行音樂，另一個就是上海時代曲。

上海時代曲的製作，一向也有菲律賓音樂人參與。上海當時有四種人在音樂界很有影響力：一是白俄人，一是美國人，一是菲律賓人，最少影響的反而是中國人。中國人，無論在古典音樂方面，或流行音樂方面，除了作曲和寫詞外，演奏能力一般是不足以和俄國人、美國人，或是菲律賓人比較的。所以當時很少有流行音樂或是樂隊選用中國樂師。例如據說上海當時工部局樂隊有一半是菲律賓人，其他一半是俄國人；在上海 Municipal Philharmonic 菲律賓人也佔了一半席位，證明菲律賓人當時的音樂水準是和白俄人可以比較的。

當時除了奏古典音樂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，音樂界經常可以聽到音樂的地方有兩處：一是夜總會，一是舞廳。那時的夜總會是非常漂亮又高級的，最漂亮就是「逸園狗場」Canidrome 裡邊的夜總會，低級華人中級華人幾乎都不能內進，每個晚上到那裡消遣的，均會穿著燕尾禮服來跳舞。

其中一間叫仙樂斯 Ciros 的舞廳，有一隊十多人的樂隊，領班叫 Lobing Samson 洛平，他有「菲律賓簫王」之稱。這位洛平先生之後到了香港，他的女兒就是 Christine Samson。

Lobing 吹奏 Clarinet 雙簧管吹得非常像 Benny Goodman。當時非常流行美國 Benny Goodman 那種 Swing 音樂，洛平先生吹奏 Benny Goodman 的 clarinet style，更有百份之九十多相似。你閉上眼聽，真會以為是 Benny Goodman 在吹奏。洛平先生既可以唱歌，又懂得夏威夷吉他。本來爵士樂隊是很少用夏威夷吉他，就是因為洛平先生懂得彈夏威夷吉他，於是夜總會內，夏威夷吉他獨奏便成為一個很受當年上海人歡迎的表演項目。

自從「明月歌舞團」之後，黎錦光先生的時代曲很受歡迎，還有陳歌

辛的。這群作曲家很多都懂編樂，且編得不錯；有些跟從白俄老師，有些跟從美國老師。他們都有初步的管弦樂訓練，很聰明，還學懂很多美國當年頗為先進的編樂方法。但另一群新進作曲家，在編樂方面就比較差，例如姚敏先生、李厚襄先生和梁樂音先生等，他們不是不懂得編樂，只是沒有菲律賓人寫得好。

至一九五零年代，一群上海音樂家、作曲家及寫詞人南下，把編樂與寫旋律分工的方法帶到香港來。那時來香港的人很多，例如姚敏先生、李厚襄、綦湘棠、王福齡、梁樂音。又當時歌星雲集，有姚莉、歐陽飛鶯等，周璇及李香蘭也來過香港， 我剛才提及的洛平先生都來了。

那些年，上海人到來後，香港開始在粵劇歌壇以外，出現了夜總會，最初是北角的「麗池夜總會」。當時的樂隊領班就是 Teresa Carpio 杜麗莎小姐的祖父 Fred Carpio Senior。他的樂隊不是從上海來，倒是從菲律賓聘請來的。Lobing Samson 則在「花都夜總會」演奏。那時候全部高級夜總會，都是菲律賓樂隊在演奏，只有低級夜總會，近乎舞廳那種，才有中國人樂隊。

我年少時就已經在聽這班人演奏了，技術真是有很大差距。

為何 Fred Carpio 這麼厲害？一方面是他有西班牙音樂的傳統，另一原因就跟當年菲律賓社會的教學制度有關。菲律賓每間學校都有 brass band，稍有音樂天份的小朋友，都會吹喇叭，都懂吹 trumpet、吹 tuba。

後來又來了三位對香港音樂非常有貢獻的大師，一位是 Vic Cristobal 哥詩寶先生，一位 Nonoy O’Campo 奧金寶先生，另一位則是和我拍檔良久的 Romeo Diaz。三位都會吹銅管的，因為他們一旦加入學校樂隊就不用交學費，那他們自小就開始學吹奏樂器。但有趣的是他們均沒有接受過正統的音樂教育。我問奧金寶先生當年是怎樣學編曲呢？他答：聽。我問怎樣聽啊？他說：當他覺得那首編曲好，就把整首歌每一個音符都抄下來，整首歌的 bass 抄下來，鋼琴 chord 也全抄下來，逐一個部份抄。他是這樣學的，完全不是有老師，或有什麼理論或教科書。後來當他學懂了，再從美國訂書自修。純粹是聽唱片，唱片是他的老師，是逐一個音符抄下來而學會的。

黃霑書房